**美國應走反共的正道**

張忠棟



一個多月以前，筆者曾在聯合報撰文，討論美國國防外交的新動向，指出美國經過幾年的和解外交之後，在許多方面都吃了虧，尤其在軍備方面可能被蘇俄趕上，因此美國現在對共黨又要採取比較強硬的政策，國會也支持聯邦政府龐大的國防預算，贊成發展購買更多的新武器。

一個多月以來，我們又聽到美國官員一些強烈反共的言論。美國總統福特和國務卿季辛吉一再警告西歐選民，要他們不投共黨的票，要他們防止共黨取得政治的權力。副總統洛克斐勒五月十日在費城對國際新聞學會大會發表演說，更把共黨世界和自由企業世界作明確的劃分，希望第三世界國家在發展進步之中，一定要選擇自由企業世界的協助。還有中央情報局局長布希，他於五月九日在德克薩斯州一所大學的畢業典禮上，也強調美國因為和共黨國家和解，已經動搖非洲、東南亞和西歐各國的信心，為了重建領導地位，美國應該重新肯定對於民主的承諾，重新顯示為自由而犧牲的精神。

聽到這些美國政要反對共產極權和重申自由民主的言論，我們的精神不禁為之一振，而且我們相信目前在美國總統競選活動密鑼緊鼓的時候，這些官員的言論必不是信口胡說，而是適當的反映了美國選民的要求。

但是大家稍微冷靜下來想一想，就會發現美國今天再度高喊反共，主要的月標還是針對俄共，並不是針對毛共。在許多美國人士的心目中，甚至還是維持過去幾年的想法，認為毛共和俄共對立，美國今天要抵制俄共，就該盡力拉攏毛共。

這裡特別應該注意三個人對於毛共的態度。一個是季辛

吉。一個是前國防部長斯勒辛格，目前在爭取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雷根旗下獻策。還有一個是柏茲辛斯基（Zbignew Brzezinski），哥倫比亞大學的共黨事務專家，替民主黨的卡特經常提供外交的意見，而卡特極有希望成為總統候選人。

在這三個人之中，季辛吉不必說，雖然他目前已表示準備辭職，但是八年以來他主持美國的外交大計，一直主張美國和毛共關係正常化，認為和毛共關係的改善，是美國國際事務中最重要的一環。柏茲辛斯基原來就不滿意美國對於俄共的妥協讓步，最近在哥倫比亞大學一項專家學者會議中草擬了一份報告，更指出美國過去幾年在國際事務中的軟弱，已經損害到美毛的修好，言外之意，也希望美國和毛共改善關係。比較而言，斯勒辛格更是有些離譜，他認為美國根本應該提供大量軍援給毛共，使毛共在軍事上有足夠的力量可以對付蘇俄在亞洲的軍力，他並且宣佈要在今年夏天訪問中國大陸，那一付架勢，就像要去和毛共商討軍事同盟。

毛共一向自命「民族主義者」，一向稱美國為「美帝」，照常理推斷，應該不會輕易上鉤，在反俄的鬥爭中替美國打頭陣。但是毛共和俄共的矛盾由來已久，也需要借美國減輕俄共的壓力。天安門抗暴事件之後，毛共更加擔憂俄共會利用其內部危機，同時也想轉移中國大陸人民的注意力，因此益發要籠絡美國。從四月中旬以後，美國國會代表團、紐西蘭總理、英國外相以及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先後到大陸訪問，華國鋒和他們見面談話，總是不厭其煩的強調毛俄難免一戰，美蘇的敵對也非常激烈，唯有美國的強大，才能延遲戰爭的發生。我們看華某那種聲嘶力竭、氣急敗壞的樣子，就像只差明言要和美國搞軍事合作。

美國毛共這樣一唱一和，一定會刺激俄共，使美俄之間的交涉愈加困難，也一定會刺激毛共鄰近的國家，使它們擔憂美毛的過份關係會助長毛共的氣燄，會使它們的安全受到危脅。把這些丟開一邊不談，單看美國希望利用毛共牽制俄共，毛共的力量是否符合要求，這中間就要很多應該考慮的問題。

就目前的情形說吧，周恩來的死亡、鄧小平的垮台、華國鋒未經合法的程序登場、四月四日天安門的抗暴、四月二十九日蘇俄駐北平使館的爆炸以及最近北平火車站的火警，這一連串的現象都說明毛共的亂象巳現，毛、江一般人物已經不能控制大陸的局面。然則毛共不能安內，何有餘力對外？如何能幫助美國牽制俄共？這就是一個值得再加思考的問題。

再說毛澤東，他的體力已衰，神志已經不清，據外電的報導，北平巳在為他準備後事。他死了以後，中國大陸不知道會出現甚麼局面，那時大多數的中國人對蘇俄是甚麼態度，對美國又是甚麼看法，這在目前都沒有辦法預測。有許多西方學者分析，甚至認為北平和莫斯科可能再度合作。然而現在有許多美國人要想把賭注放在不可知的未來，妄想軍事援毛，以毛共牽制俄共，豈不也是太大的冒險？

目前的情況不穩定，未來的情況不可知，也許美國還有觀望的理由，然則美國從過去的事實中，總該得到一些教訓。知道毛共力量之不可恃。譬如美國在一九七三年力主簽訂越戰停火協定，當時的一個著眼點就在北越比較接近蘇俄，越共比較親向毛共，因此相信由於兩個力量的對峙，越南的和平可以維持，毛共與越共必不願意北越破壞停火，用武力攻奪越南。然而曾幾何時，北越不但破壞停火，並且以大軍進逼，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席捲了整個越南，使美國的和平美夢完全成為泡影。

越南之後不久，非洲又有安柯拉危機，當時美國感覺他們所支持的右翼集團力量不足，便暗中與毛共所支持的集團合作，但是安柯拉的左翼集團在俄共和古巴的全力援助之下，終於赤化了安柯拉，把美國和毛共的勢力都趕了出來。

越南和安柯拉，是美國推行和解外交政策以來的兩大敗筆，美國不能從慘痛的經驗中汲取教訓，現在還在打如意算盤，要想以毛共牽制俄共，實在令人不解。我們始終堅信民主自由和共產極權彼此絕對不能相容，美國要反共，就該堂堂正正，和民主自由國家密切合作，如果捨此正道不走，寧可犧牲民主自由國家對於美國的信心，今天聯毛制俄，明天又想聯俄制毛，老是與魔鬼打交道，這樣把天下攪得大亂，美國自身的安全也將難保。

【1976-06-06/聯合報/02版/】